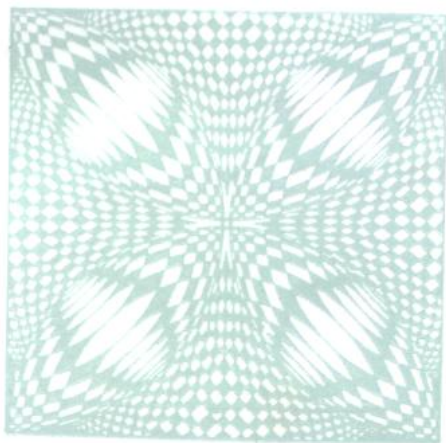


《资本论》 新英译本 导 言

〔比利时〕欧内斯特·孟德尔 著

仇启华 杜章智 译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资 本 论》 新英译本导言

〔比利时〕欧内斯特·孟德尔 著

仇启华 杜章智 译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杰

《资本论》新英译本导言

〔比利时〕欧内斯特·孟德尔 著
仇启华 杜章智 译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燕山联营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 7.25印张 188千字
1991年4月第1版 1991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500册

ISBN 7-5035-0354-8/A·17
定价：3.15元

译 者 的 话

《资本论》新英译本是鹈鹕书店在1976年出版的，译者为本·福克斯 (Ben Fowkes) 和大卫·弗恩巴哈 (David Fernbach)，后来曾于1979年、1982年多次重印。出版这本英译本的目的是使《资本论》的英译文“现代化”，并且纠正原译文中的某些错误。“新左派”经济学家欧内斯特·孟德尔为该英译本的三卷分别写了导言，其中除了扼要地介绍各卷中他认为最主要的理论内容外，还评论了自《资本论》出版以来经济学者特别是西方经济学者对《资本论》的各种批评，旁征博引，内容丰富，对于我们深入研究《资本论》具有一定参考价值。总的说，孟德尔是站在维护《资本论》的基本原理的立场上的。但文中的有些观点未必正确，或值得商榷。如孟德尔说，“资本主义不大可能再度过半个世纪的危机”，这种估计显然是过于乐观了。再如他对社会主义经济的某些论述也显然不符合实际。希望读者阅读时用批判的眼光，进行独立思考。

第一卷导言由杜章智同志翻译，由我校阅。其余两卷导言是我翻译的。译文有不妥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仇 启 华

1987年8月

目 录

《资本论》新英译本第一卷导言	(1)
一、《资本论》的目的	(2)
二、《资本论》的方法	(7)
三、《资本论》的计划	(14)
四、第一卷的计划	(21)
五、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	(27)
六、马克思的关键性发现：他的剩余价值理论	(34)
七、马克思的资本理论	(42)
八、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	(47)
九、马克思的工资理论	(53)
十、马克思的货币理论	(61)
十一、《资本论》和资本主义的命运	(67)
 《资本论》新英译本第二卷导言	 (74)
一、第二卷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总分析 中的地位	 (74)
二、资本的三种形态	(81)
三、马克思经济理论中资本周转的双重性	(84)
四、马克思再生产图式的意义	(90)
五、再生产图式的应用和误用	(94)
六、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	(101)

七、非生产劳动者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吗？	(110)
八、奢侈品生产，剩余价值和资本积累	(116)
九、商业资本和银行资本如何能参与社会 剩余价值的分配？	(122)
十、卢森堡对马克思再生产图式的批评	(125)
十一、《资本论》第二卷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 生产过剩危机的说明	(133)
十二、货币流通、货币资本和货币贮藏	(139)
十三、增长和危机	(142)
《资本论》新英译本第三卷导言	(145)
一、第三卷的计划	(147)
二、利润率的平均化	(149)
三、转形问题：反馈的争论	(156)
四、转形问题：货币的混淆	(161)
五、利润率下降的争论	(164)
六、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	(172)
七、信用和利息率	(186)
八、马克思的超额利润理论	(189)
九、资本主义农业的特征	(196)
十、作为制度的资本主义和作为阶级的 资产阶级	(201)
十一、资本主义的命运	(209)
附录：外国人名译名表	(220)

《资本论》新英译本第一卷导言

《资本论》第一卷最初出版时，资本主义工业虽然在西欧少数国家中居支配地位，但是在包括西欧大部分地区在内的整个世界上，它还是独立农民和手工业者汪洋大海所包围的孤岛。然而，马克思《资本论》所阐述的，首先是为了追求私人利润并把这种利润主要用于资本积累的生产方式所具有的无情的和不可抗拒的增长趋势。从马克思写书以来，资本主义的技术和工业的确已传播到全世界。不仅如此，由于这种情况，不仅物质财富以及把人类从无意义的机械重复劳动的重压下最后解放出来的可能性增加了，而且社会的两极分化也扩大了，资本的所有者越来越少，被迫向他们出卖自己劳动力的体力和脑力劳动者越来越多。财富和权力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巨大的工业和金融企业手中，这使得资本和劳动之间展开了越来越广泛的斗争。

每过一些时候，资产阶级及其思想家就以为他们发现了“智慧之石”，感到他们能够宣布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危机和社会经济矛盾已经终结。但是，尽管采取了凯恩斯的办法，尽管实行了各种各样企图使工人阶级与晚期资本主义一体化的措施，最近十几年来资本主义制度如果说发生了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变得比马克思写《资本论》时更加危机四伏了。从越南战争到世界货币制度的混乱；从西欧1968年以来激进工人斗争的高涨到全世界大量青年人对资产阶级的价值和文化的拒绝；从生态危机和能源危机到周期性的经济衰退；随处都有迹象表明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资本论》说明了为什么这个制度的日益尖锐化的矛盾同它

的迅猛发展一样不可避免。在这个意义上，与一般公认的信念相反，马克思与其说是十九世纪的经济学家，还不如说是二十世纪的经济学家。今天的西方世界远比写作《资本论》时的世界更接近《资本论》中的“纯粹”模型。

一、《资本论》的目的

马克思写《资本论》的基本目的，是揭示支配着一种特殊的社会经济组织形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兴起、发展、衰落和灭亡的运动规律。他要探索的不是经济组织的普遍规律。《资本论》的主要论点之一，就是这样的规律是不存在的。在马克思看来，并没有适用于各个根本不同的社会形态的经济规律。（除了象下列公式那样的细节，这个公式指出，社会不可能消费得比它所生产的更多，而不减少它的现存财富——不管是土地的自然肥力，全部人口，生产资料总量，还是其中的几项）。每一个特殊的社会经济组织形式都有自己特殊的经济规律。《资本论》只限于考察那些支配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

因此，《资本论》根本不是“纯粹的”经济理论。在马克思看来，“纯粹的”经济理论，即舍象特殊社会结构的经济理论，是不可能有的。它就同特殊物种的“纯粹的”解剖学一样。我们可以把这个比喻往前推进一步。虽然比较解剖学是一门对增进我们关于人和动物的生理知识有用的自然科学，但是它只可能是对特殊物种的解剖认识的发展的副产物。同样，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确包括比较的经济分析——例如考察从奴隶社会通过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类劳动、人类劳动生产率、社会剩余产品和经济增长的演变。但是这种比较只能来自对具有各自经济逻辑和运动规律的特殊生产方式的分析。这些运动规律不能被“永恒的”经济规律所取代或包摄。我们甚至可以把这个比喻推到它的最后

结论。如果我们想要在“所有”解剖学中找到某种基本的共同内核的话，我们会离开那种特殊科学的领域，而进入另一种科学即生物学或生物化学的领域。同样，如果我们想要发现对“所有”经济制度都有效的作为行动依据的基本假说，那么我们会从经济理论领域进到关于社会结构的科学即历史唯物主义的领域。

这样，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及其主要著作《资本论》，是建筑在对所有经济规律的相对性、社会决定性和历史局限性的理解之上的。在人类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商品生产，市场经济，或者由“在生产者背后”起作用的“客观经济规律”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分配社会资源，这并不符合“人类本性”，并不是一向存在，也不会永远存在下去。《资本论》在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时，指出这种社会制度必将衰落和灭亡。它直率地提醒资本家及其食客和辩护士们，资本主义本身是历史的产物。就象它过去诞生出来一样，将来终有一天会要灭亡。那时它将被一种新的社会经济组织形式所取代；这种社会经济形式的运动规律将完全不同于那些支配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规律。

然而，《资本论》并不单单论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虽然发现这种生产方式的规律是它的根本目标。资本主义生产是普遍化商品生产。普遍化商品生产使它的每个基本“细胞”即商品中潜伏着的各种趋势和矛盾得到充分发展。马克思写《资本论》第一卷既不从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也不从分析资本或雇佣劳动开始，甚至也不从分析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关系开始。这决不是偶然的。因为若不先分析价值、交换价值和剩余价值，就不可能对这些相当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结构的概念或范畴作任何一种科学的、全面的和充分的分析。而价值、交换价值和剩余价值这些概念又取决于对商品和商品生产的劳动的分析。

正如剩余价值和资本在逻辑上是从对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分析中产生出来的一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是从商品生产的

成长中产生出来的：没有简单商品生产，就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因此，《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卡尔·马克思的其他经济著作中有许多关于简单商品生产的分析，这种生产形式在现代资本主义诞生之前以多种多样的方式存在了将近一万年，但是只有在公元十三世纪至十六世纪之间在低地国家和意大利北部，以后在英国（在较小程度上也在明治维新前的日本）达到了它的全盛时期。

恩格斯提出的观点是，马克思的《资本论》不仅提供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分析，而且对包含有小商品生产重大现象的整个历史时期作了重要说明。这个观点被罗莎·卢森堡所坚持，也得到我的赞同。^①但是它遭到了早期俄国马克思主义著作家波格丹诺夫、后来的评论家卢宾、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卢齐奥·科莱蒂和路易·阿尔都塞等人的反对。^②不过，这些反对意见是建立在双重混淆之上的。诚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包含着普遍化商品生产的唯一社会经济组织。因此，认为希腊奴隶社会或古代伊斯兰帝国（具有非常发达的小商品生产、货币经济和国际贸易的两种社会形式）是由“价值规律”统治着，是完全错误的。在这些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商品生产，是和明显的非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首先是农业生产）组织交织在一起的，而且归根到底是从属于这种生产组织的，这种生产组织所遵循的经济逻辑不同于支配着商品交换或资本积累的经济逻辑。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97—198页、第1015—1019页，罗·卢森堡，《国民经济学导论》，1925年柏林版，第199—232页，欧·曼德尔，《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1969年伦敦版，第1卷，第85—88页。

② I.I. 卢宾，《论马克思的价值理论》，1972年底特律版，第254—256页；卢·科莱蒂，《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1973年伦敦版，第131—132页；路·阿尔都塞，《〈资本论〉的对象》，载《读〈资本论〉》，1970年伦敦版，第113—117页。还有《资本论》第1卷“第6章”《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中马克思本人的一句很发人深思的话：“然而，在一定的限度内货物和货币两者都是流通的，从而有贸易的某种发展：这是资本形成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和出发点。”

但是，这决不是说，在小商品生产已成为主要生产方式的社会中（那里的大多数生产者自由农民和自由手工业者，他们的劳动产品由他们自己占有和交换），支配商品交换和货币流通的规律并不强烈影响经济的动态。事实上，正是价值规律作用的展开使得这种社会发生直接生产者与其生产资料的分离，虽然对现代资本主义的诞生过程产生影响的有一系列社会的和政治的发展因素，有的加速它，有的延缓它，或者把它同各种方向的潮流结合起来。

另一方面，的确，“建筑在社会均等劳动量之上的经济计算”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才达到完成状态，而且只是作为客观经济规律而不是作为商品所有者的有意识决定来实现，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劳动量计算”在商品生产成为常规现象的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里不可能开始出现。事实上，正是当小商品生产已大量发展，但是仍和“自然”经济组织的传统形式（即通过风俗、习惯、仪式、宗教、长者的商议、参加者的集会等对经济资源和社会劳动在不同生产形式间进行有意识的分配）交织在一起时，为了在仍然建立在高度的社会平等和一致基础之上的社会组织中避免不公道和不平等的现象，能够而且必须产生出有意识计算劳动量的需要。我曾试图用经验材料证明，在世界的不同部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是如此。^①

这并不是说，“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以前的历史的产物”。这也并不是说，这种仍然比较原始的社会同我们自己的社会一样地狂热追求物质报偿和分秒不差地计算劳动时间耗费——这些的确“纯粹”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物。这只是说，“价值规律”的萌芽形式能够在商品生产的萌芽发展中找到，正象资本的“基本细胞”商品以萌芽形式包含着那个社会范畴的一切内在性质和矛盾一

^① 欧·曼德尔，前引著作，第59—65页。

样。否认马克思分析的这个历史方面，将使资本主义的起源变成一个不可解释的秘密。

人们可能说，这对经济学家们来说是一个不切实际的问题，只有人类学家、人种学家或历史学家才感兴趣。但是这个问题事实上有着极其深远的意义。如果我们说，对支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的分析，至少在某些基本点上必然包含着存在商品生产的经济组织的整个历史时代的分析，那么我们就把马克思《资本论》的一些部分的有效性不仅扩展到过去，而且还扩展到未来。因为，在那些已经推翻资本统治但还没有完全消灭阶级的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中（苏联和东欧各国、中国、越南、朝鲜和古巴），显然还存在着，至少是部分地存在着商品生产的现象。《资本论》不能作为了解这些社会的运动规律的指南，正象它不能作为了解以小商品生产为基础的发达的中世纪晚期社会的运动规律的指南一样。但是，它能够告诉我们许多关于商品生产和货币经济在这种非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动态（以及解体的逻辑）以及它们给这些社会的特殊的和“纯粹的”运动规律带来的矛盾。

虽然《资本论》不是一部论述永恒经济规律的著作，但是它是否至少包含着资本主义经济的科学呢？有些马克思主义者，首先是德国的卡尔·科尔施否认这一点。^①正象许多批评马克思的资产阶级学者那样，他们认为《资本论》基本上是无产阶级以革命手段推翻资本主义的工具，按照他们的看法，象奥地利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鲁道夫·希法亭力图做的那样把《资本论》的“科学”内容与其“革命”意图分割开来，^②是不可能的。这种看法忽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之间所作的基本区分。诚然马克思在1843年以后的整个一生中都是一位革命者，但是他认为最重要的是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立在科学的基础

① 卡·科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1970年伦敦版，第54—60页。

② 鲁·希法亭，《金融资本》，1923年维也纳版。

上。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分析应该成为这个基础的柱石，^①它要表明资本主义为什么和怎么样通过它自己的发展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社会创造了经济的、物质的和社会的前提。马克思力求用客观的和严格科学的方式分析资本主义，这的确不是与他的这一意图矛盾的，而且正是他的这一意图所要求的。换句话说，他并不是出于革命热情和对被蹂躏被压迫者的同情，简单地对一种特殊形式的经济组织发泄他的义愤；不用说，他也不是被个人怨恨、物质匮乏或精神创伤所驱使。马克思力求发现客观的运动规律。他最鄙视的，莫过于戴着科学的面具，蓄意歪曲经验事实或伪造研究结果来适应某种主观目的的人，对这种人他甚至比对典型的资产阶级庸人还要更加鄙视。正因为马克思深信无产阶级的事业对人类的整个未来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他要为这个事业不是建立一个自我吹嘘或痴心妄想的脆弱讲台，而是奠定一个象岩石一般牢固的科学真理的基石。

二、《资本论》的方法

《资本论》的目的本身使人很明确地想到马克思应用于他的主要著作的认识方法：唯物辩证的方法。马克思毫不含糊地表明，他的确是这样理解自己的工作的。在给《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第一版编辑莫里斯·拉沙特尔的信中，他坚持认为他是第一个把这种方法应用于研究经济问题的人。^①在他给《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写的《跋》中，马克思把辩证方法的这种使用说成是使《资本论》区别于所有其他经济分析的特点。^②

当运用辩证方法去研究经济问题时，经济现象不是被看作彼

① 马克思1872年3月18日致莫里斯·拉沙特尔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4页。

此分离的、单独的、零碎的东西，而是被看作是围绕着一个基本的、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并且由这个生产方式所构成的具有内在联系的、不可分割的总体。这个总体被从它的一切方面和表现去进行分析，它们是被一定的运动规律决定的，这些运动规律也涉及到这个总体的发生和不可避免的消失。人们发现，一定生产方式的这些运动规律不过是那个结构的决定其本性的内部矛盾的展开。一定的经济结构的特征既是这些矛盾的统一，又是它们的斗争，这两者决定它所受的经常变化。在一定的生产方式中通过适应、改良和自卫的结合而经常发生的（数量）变化（进化），与那些通过突然飞跃产生出不同结构即新的生产方式的（质量）变化（革命）不同。

马克思明确地把他自己的研究和认识的辩证方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方法对立起来，虽然他从不隐讳他对这位在法国革命影响下把辩证法思想送回到现代世界的德国哲学家的感激心情。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唯心主义的：基本运动是绝对观念的运动；物质现实性只是观念本质的外部表现。在马克思看来则相反，辩证法是唯物主义的，“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①历史的基本运动规律是自己在一定的社会结构内生产出物质存在的现实人们的运动规律。思维的发展归根到底符合那种基本运动，并且反映那种基本运动，虽然要通过许多中介。因此，马克思借以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作用的科学思维过程，本身是那种生产方式的产物，是资产阶级及其矛盾的产物。只是其次才能把它看作是许多人文科学和意识形态（德国古典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法国历史学和政治科学、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的产物。只有资产阶级社会及其矛盾的增长，首先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斗争，才使马克思能够按他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4页

独特的方式和方向消化、综合和改造这些科学。然而，既然唯物主义辩证法是“被倒转过来的”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那么两者就有基本的共同点。辩证法作为运动的逻辑，假定一切运动、一切进化，不管是自然界的、社会的还是人类思维的，都采取某种称作“辩证的”一般形式。^①恩格斯和列宁都看到，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结构中惊人地运用了这种一般的辩证方法。例如，列宁写道，虽然马克思没有写出他计划中的关于辩证法的简短论文，但他给我们留下了《资本论》，它是唯物主义辩证法在经济现象领域的应用。^②

然而，正是因为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它不是从直觉知识、先人之见或令人迷惑的图式出发，而是从充分消化科学资料出发。研究方法必须不同于表述方法。必须先收集经验事实，充分掌握知识现状。只有做到这一点以后，才能对材料进行辩证的整理，以了解一定的总体。如果这点成功了，结果就是在人的思维中“再生产”出这个物质总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对从事社会现象研究的任何科学家说来，主要危险是把任何东西都看作理所当然，即“问题盲”。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下来的、作为辩证研究方法一部分的现象和本质之间的区别，^③不过是不不断地企图透过现象的不同层次，越来越深入到能解释为什么这些现象按一定方式发展的运动规律。在别人只是看到现成答案和庸俗“证据”的地方不断地寻找问题——创造问题！——这肯定是马克思作为在经济科学中的革命创新者的主要优点之一。

但是，在作为唯物主义辩证法家的马克思看来，“本质”和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203页。

② 参看《列宁全集》第38卷第357页。

③ “在这里将指出庸人和庸俗经济学家的这种看问题的方法是怎样产生的，由于反映在他们头脑里的始终只是各种关系的直接的表现形式而不是它们的内在联系，情况如果真象后面说的那样，那末还要科学做什么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318页。）

“现象”之间的区别决不意味着“现象”没有“本质”那样“真实”。价值的运动归根到底决定价格的运动；但是任何“马克思主义者”若是以为由于价格归根到底是由价值运动决定的，便认为价格是“不真实的”，那就要遭到作为唯物主义者的马克思的嘲笑。“本质”和“现象”之间的区别涉及决定的不同层次，即归根到底涉及认识过程，而不是涉及现实性的不同程度。为了从其总体性上解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了解“基本本质”、“价值规律”，是完全不够的。必须把“本质”和“现象”通过它们的一切中间的中介环节结合起来，必须说明怎么样和为什么一定的“本质”表现为一定的具体形式，而不表现为别的形式。因为这些“现象”本身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不言而喻的。它们提出问题，它们必须依次被说明，这个说明就有助于透过神秘的新层次，使我们更接近充分理解我们所要理解的独特经济组织形式。否认这种把“本质”和“现象”重新结合起来的需要，同接受“现象”的外表而不去寻找它们势必要瞒过肤浅和经验主义的观察者的基本力量和矛盾，同样是不辩证的和令人迷惑的。

《资本论》从对商品生产基本范畴的分析，从对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基本单位”（基本细胞）商品开始，这种方式常被说成是这种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典型应用。马克思本人说得很清楚，他不是从基本概念——价值——而是从基本物质现象——商品——开始，商品是建立在普遍化商品生产之上的唯一经济组织资本主义的基础。^①所以，说马克思的方法是“由抽象上升到具体”，严格地说，是正确的，但不完全。^②事实上，他是从物质上具体的东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08、412—41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38页。相反，列宁说《列宁全集》第38卷第181页）：“当思维从具体的东西上升到抽象的东西时，它不是离开真理，而是接近真理。”D. I. 卢森贝在三十年代初写的对三卷《资本论》的评论中，提出一个有趣的看法，马克思所做的抽象是具体的，因为它们与一个具体的经济形态有关，它们在历史上是被决定了的。它们既不是随意的也不是先验的抽象。

西的因素开始，走向理论上抽象的东西，这种理论上抽象的东西帮助他在他的理论分析中再现具体的总体。充分丰富和展开的具体总是无数理论“抽象”的结合。但是，物质的具体，即现实的资产阶级社会，在这整个科学努力之前就已存在，归根到底决定着它，并且是检验理论正确性的固定的实际参照点。只有当这种具体总体在人的思维中的再现更接近现实的物质总体时，思维才是真正科学的。初看起来，支配着《资本论》第一卷的运动好像是经济“范畴”的运动，从商品及其内部矛盾到资本积累及其崩溃。常常有人问：这个运动只是资本主义“本质”的抽象梗概呢，还是大大简化地反映了现实经济的发展，即反映了从商品生产第一次出现到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全面发展的真实历史，不过清除了只会模糊这个运动基本性质的一切次要的和结合的形式？

不可能简单地用“是”或“不是”来回答这个问题。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中，在生产和消费的基本过程边缘偶然生产的商品，显然不能引起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庄严展开的“价值规律”的惊人逻辑。商品生产要成为经济生活的基本的和占统治地位的特点，必须以资本主义为前提，资本主义是劳动力和劳动工具本身已成为商品的社会。在这种意义上，的确，《资本论》第一卷的分析是逻辑的（建立在辩证逻辑之上的），而不是历史的。

但是辩证法的意思是，每一种现象都有起源和终结，没有任何东西是永恒的或者是一次就完结了的。因此，资本的历史细胞同时是资本逻辑分析的关键：种系发生史和胚胎学不能完全分割开。在当代资本主义日常生活中的资本积累内部，再现出资本原始积累的某些方面：若没有那种资本原始积累，就不会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以，逻辑分析毕竟反映出历史发展的某些基本趋势。“经济范畴”（只是被人类头脑所理解和简化了的物质存在形式、物质现实形式）的最简单的表现形式，通常也是它们的原始的即最初的形式。不管这个解释可能如何引起争论，很难否认马